

张 长

太阳树



京新登字第186号

太 阳 树

作者：张 长

责任编辑：杨 葵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62千

印张：14.5

插页：2

版次：1992年4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500-3/I·499

定价：7.7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 容 提 要

“远征军”情报员只身炸毁日军军火库，奇特惊险；男装傣女与父活跃于原始森林，神秘莫测；祖孙三代营造绿色生命，艰辛曲折。边寨风光的绮丽，爱情的缠绵，人生命运的迭荡，汇成一曲华美的交响曲。

“当他来的时候，这世界并不是一片沙漠，当他走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它是。这些树在我离去和你离去了以后，还会继续繁荣滋长的。”

——罗勃特·弗洛斯特：《生命前进着》

第 一 部

老 坑 玉



剖玉开篇

平凡中蕴含着美丽，因而珍视平凡的人有福了。

陈志在松山^①战斗中从临死的那个山头^②汉子手中接过他给他的那把山头人的长刀并用它作物证，得到他那块价值连城的翡翠时，并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因此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今东南亚屈指可数的木材商。而他的发迹据说又仅仅因为有了这块石头。他在仰光、曼谷、马尼拉、香港开设起他的“陈志木材公司”，在这些国家有他“陈志木材公司”大大小小的木材加工厂、造纸厂和林场。他以生产出口建材原木，加工各种高、中档木材制品而蜚声东南亚。从不断变化的新潮家具到妇女卫生巾，在东南亚乃至西欧市场上，凡与木头有关的商品，无处不见 Chen Zhi Timber & Co. (陈志木材公司的英文缩写)，商标是一种翠绿如心形的长柄印度菩提叶。有如一只张开的绿色巴掌，友善地等着与朋友握手。世界著名的木材厂家，美国WEYERHAEUSER COMPANY——“惠好公司”的大老板在曼谷第一次见到陈志时却道陈志用这绿

① 位于滇缅公路怒江西岸制高点，抗日战争中滇西著名战场。

② 解放前把景颇人称为“山头人”。

色的小巴掌不断拍打着他的屁股，使他的企业在世界木材市场的竞争中丝毫不敢松懈。在场那些好事的新闻记者便纷纷提问：

“陈先生为什么要用一张印度菩提树叶做商标？”

“这是否象征陈先生的成功之路或寄托着某种理想？”

“菩提是佛家三宝。”一个曼谷记者肯定地以问代答：“陈先生信仰佛教？”

陈志不止一次被这般提问，他的回答是微笑加一句话：无可奉告。这无异给他的发家史更包上一层神秘色彩。那些无缝不钻的西方和港澳的记者，更是要四处打听了，并且逐渐地把焦点集中在商标上。确实，陈志之所以用这张翠绿的菩提叶做他的商标是大有学问的：他确实有过或曾经有过一件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翡翠菩提叶。据见过的人说，那是一张与真正的印度菩提树叶一般大小的翡翠叶子，整片叶子碧绿晶莹，有如被夜露洗净之后悬挂在树梢的一片新叶。哪怕在暗夜中，只要迎着一丝光亮，便折射出绿色毫光，要是在阳光或灯光下，你便能看到几道颜色略呈黛色的叶脉，细细地、均匀地分布在叶片上，与天生的毫无二致。那如水般的嫩绿，仿佛就是经由叶脉流出的，眼看就要从细细的叶尖上滴下。但最叫人惊奇的还是叶片上还伏有一只红色小瓢虫，纤毫毕现，足以乱真。叶子不动，它也不动，可只要拿起叶子轻轻晃动，或是移动光源，或是把叶子放进水里，水波稍有震动，它便受惊似地满叶子乱窜，科学的解释是，因这宝石对光的折射率极高从而导致眼睛的错觉。而更多的则相信这玩艺儿有灵气，定有什么精魂附在上面，认为只有这种解释才能说明为什么不祥之物给几乎所有的主人都带来噩运。

据宝石专家鉴定，这玩艺儿还奇在它并非由匠人根据石头“水”“地”^①走向先有构思然后人工磨琢成的工艺品，而是天生在

① “水”指翡翠的质，“地”，指色。

石头里的。

如此稀世珍宝谁也不知道陈志是怎么得来的？也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在陈志手中？一说他已变卖，才得以创办起他现在的事业；一说这宝贝至今仍以上千万美元的保险金额存放在香港渣打银行的保险柜里。一个知情者甚至以以下这种说法作为宝贝存在银行的理由：

这是一块有如珠宝业都知道的法国“噩运钻石”^①般可怖的宝石。一方面它稀世无双，价值连城，见到它的人都想把它据为己有；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为它的主人带来各种各样的灾福。有人伤了，有人死了，有人疯了……便是陈志本人，从得到它那天起，也弄得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自己也历尽艰辛，九死一生，惊恐之余，才在宝石磨琢成之后，马上把它存进银行，再不敢存放在家里云云。

更多的人则认为上述说法全系无稽之谈。是香港那些胸无点墨，又非常迷信的生意人编造出来的故事。多少知道陈志一些身世的人认为，他作为一个国民党军官，从抗日战争开始直至后来的经历，是有些传奇色彩，闻之使人感愤，使人泪下，使人惊奇！但他仅仅是世道巨变时各种不同际遇的人中的一个。要说这就是命运，那就是时代的命运，历史的命运，他，只是个影子。

两种说法陈志都听到过。当朋友问起他同意哪种看法时，他笑而不答。也许真是命运吧？可是命运是什么？命运就是机遇。不同的命运就是不同的机遇。而机遇，是可以由人去找，去主动地创造的。当然，剧烈的时代变革也可以造就或破坏一个人的机遇。当他还是太湖边上一个莘莘学子，为抗日救国，毅然投笔从戎之时起，这种创造和破坏就开始了。他不断与之抗争，相信命

① 1642年法国探险家兼珠宝商塔密维尔在印度发现的一块神秘钻石，此后凡是钻石的主人包括路易十五的情妇，路易十六夫妇等等，传说都因之遭了噩运，故有“噩运钻石”之称，现存美国史密森研究所。

运是可以自我设计，自我完成的。包括这块宝石的失而复得和它怎么由一块粗陋的毛石打磨成现在的稀世珍宝，并因之开拓了他为之毕生奋斗的事业。在恶劣的环境中创建美好——这再好不过地说明他的人生态度。

但是，这确实是他始料不及的。

他之所以现在要在缅北遍访一个琢玉的老玉石匠琢磨一块粗陋的毛石，与其说是为了要发财，勿宁说是为了好奇。更确切地说，为了忠于一个死者的嘱托。

那个人在把石头递给他时已奄奄一息，临死前只说了一句话：“腾冲五保街二十三号。”

抗战胜利后他曾专程去腾冲找过，说二十三号房主战乱中跑到缅甸去了。此后他的遭遇使他无法再去找这个人。但这句话像是烙在脑子里似的，他永远忘不掉！并确信这粗笨的石头和那松山战斗中粗笨的山头汉子一样，是真实可信的。他给他的绝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可外表看确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甚至比普通石头更不起眼，更丑陋。它比拳头略大，外表灰黑、粗糙、凸凹不平，要是扔在路边恐怕不会有人去捡。用来干什么呢？打狗嫌大，铺路嫌不平。七十年代初期的某一天，外逃出境多年之后的陈志便是带着这块石头来到缅北那个叫“南坎”的小县城，从那些华侨商人那里打听到是有一个抗战期间从腾冲来的玉石匠，就住在一个咖啡店旁边。一天清晨，他果真发现在那咖啡店旁有个不起眼的小作坊，一个干瘦的老头正在他的手工磨床上专心致志地打磨着一对玉手镯，像是没看见陈志走进来。

十有八九就是这老头了。陈志从挎包里掏出石头递过去：

“老师傅！帮忙看看这块石头。”

“搁着。”老人头也不抬。

陈志把石头放在老头的工作台上。作坊里响起磨床的沙沙声，很单调。很久，老头像是把他给忘了。

“请您随便看一眼，不值钱就丢了。”

老头像是没听见，又像不耐烦，只从那老花镜后面抬起眼睛瞪了他一眼。

只好再等。直到老头把一只抛好光的白玉镯拿到亮处审视时，陈志才又乘机问了一句：

“您老以前是住腾冲五保街二十三号吧？”

“嗯！”老头终于放下手中的活计，摘下他的老花镜，打量起陈志来。但还是不回答，有顷，又拿起陈志的石头端详着，忽地像是见到个久别重逢的老熟人似的，眼睛一下亮起来，又似乎难以置信，便又带上老花镜仔细审视，又把眼镜推到额上眯起眼睛看，又架到鼻梁上瞪大眼睛看……推上，拿下；拿下，推上；如是好几次，终于叫起来：

“就是它！三十二万种！”

老头的手突然哆嗦起来，一双昏花的老眼也因沁出晶莹的泪花而闪闪发光。他像捧着无价之宝似地把这块粗陋的石头放好在他的工作台上，这才摘下眼镜，用手背抹去激动的泪水，却又嘻嘻地笑着：

“没错。三十二万种！”他重复着，“三十二万种。”

“三十二万种？”什么是“三十二万种”？看来人是找对了，可是……他正要问，老头先开口了：

“先生贵姓？这石头从哪儿来的？”

“敝姓陈，叫陈志。这石头是抗战期间松山战斗中一个景颇汉子临死前……”

“孔勒弄。哦，他死了！临死前他说：到腾冲五保街二十三号……”

“对！就是孔勒弄！他就是那么说的！”陈志惊喜地、急切地说。他看见老人闭起眼睛，慢慢垂下他的头，好一阵才抬头面对陈志叹了口气：

“唉！三十年了……陈先生，我完全相信你。像你相信我，终于在这小县城里把我找到一样。”他请陈志坐下，并谨慎地关上门，之后，才极其严肃地说：“你得宝了！恭喜你！”

陈志莫名其妙地看着这老头，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

“你大概想问：什么是‘三十二万种’？”

“是的，我什么都不知道。”陈志敬上一支香烟，以极大的兴趣听着老玉石匠侃侃而谈。

“传说是道光年间，一个傣族大土司从缅甸八莫或是密支那玉石矿上买得一块重达千斤的翡翠，像个洋芋。土司要把它运回中国，好在翡翠这东西虽很重，却不大，土司为此做了个铁架子车，想用大象把它拉回来，不想半路滚下高山，一砸四块。破开的翡翠亮了底，绿得像春天萨尔温江的江水。土司虽心疼，但也高兴，毕竟没买个大石头回家。这四块翠料作为他家的传家宝一代代往下传，可惜边地找不到人加工这么大的料子，便只有原样锁在仓库里。‘护国’^①那年，老土司的孙子，一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参加过同盟会的激进青年，毅然地把传家宝捐献给蔡锷，作为讨袁经费，蔡都督派人来鉴定，我师父的师父见识了那场面。只见那人并不看已经破开的底，而是泼了一碗上好的酒在面上，点上火一烧，差不多时再用冷水一浇、一激，只见那又麻又黑的皮上翠绿翠绿的颜色水一般从最深处映出来，透而不明，一眼到底！蔡锷收下了。一说如此珍宝，他也舍不得变卖，运回昆明，专库保管；一说，他还是把它卖了，钱用来买军火。接着是抗战，接着是龙云起义，国民党跑台湾，几十年宝贝到哪里，谁也不知道。”

“这和您说的‘三十二万种’有什么关系？”

“我说的就是三十二万种，”老头认真地回答，“这种翡翠名字

① 指1915年由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云南起义，又称“护国运动”。

就叫‘三十二万种’。”

陈志注意到他不谈“这块”而说“这种”。为什么要叫“三十二万种”呢？他想不透。正要问时，老头反而问他了：

“考考你：为什么要叫‘三十二万种’？”

陈志寻思了一会儿，蓦然想起读《红楼梦》时，里面有句“千种玛瑙万种玉”，这话定有它的道理，说明玉石种类很多，虽不真的上万，怕也不止一两种。“种”，在这里是量词，那么为什么要用“三十二万”这个数词呢？他把想到的和想不通的都说出来，老玉石匠点点头：

“有道理。和玩马的一样，我们玩石头的也讲个‘种’。什么‘老种’‘新种’，‘老坑’‘新坑’，多着呢！说出来你也不懂。做翡翠生意的只认一个‘种’一个‘坑’，比如‘二八坑’、‘三二坑’出的就是‘老种’玉。不管那外皮多么难看，内行人一眼就认得出来。”老人拿起陈志带去的石头，“比如这块，外面看活像癞蛤蟆，这有讲究，叫‘蛤蟆皮’，行家一看就知道是三二坑出的老种。传说‘三十二万种’就是三二坑出的。”

“哦！”陈志恍然大悟，“那么‘万种’只是一个名词，不能当一万种来理解。就是说是三二坑出的‘万种’玉。而不是‘三十二万’种玉，是不？”

老人点点头：“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老土司买它时花了三十二万两白银。”

“您老相信哪种说法？”

“前一种。”老玉石匠把玩着手中的石头：“所以我说，这也是三二坑出的‘三十二万’种。”

“不能比。这个太小了。比不上老土司那家伙。”

“这你又不懂了，”老人摇摇头，“翡翠这东西不讲大小，只讲‘水’，讲‘地’，讲里头有没有罕见的天生造化的东西。要不何以一个指甲壳大小的上等戒面价格要远远超过中等的镯子？三二坑

是个道光年间的老坑，几百年兵荒马乱的，找不到了。那坑出的净是神品！我师父当年磨过一件，天生一串水灵灵的葡萄长在石头里，有红，有紫，有绿，绝了！”

“翡翠还有其它颜色？”

“五色。红、黄、紫、白、绿。红的叫翡，绿的叫翠。但通常把上等的绿色硬玉叫‘翡翠’。”

“这石头能把你带到我这儿，就是它神奇之处。”老人坚信不疑地又说，“里面肯定有稀罕的东西。”他又眯缝起老眼，仔细审视着手中的石头。陈志陡然发现老人的目光此时是那么熠熠生辉，有如一束聚焦的强光，仿佛要穿透那石头表面洞悉其中的隐秘。

“解开看看就知道了。”陈志无所谓地说。

“解？”老人不悦地一瞪眼，“那是屠户干的活计。《三字经》里说‘玉不琢，不成器’，干这行要‘多看少买，多磨少解’。要磨。慢慢、慢慢地磨，如果里面有东西，你一破两半不就完了。”

老头再次深情地注视着那块石头，斟酌着从哪里开磨，终于像捧着一尊菩萨似地虔诚地捧过那块石头，坐到工作台前。他似乎从未干过如此责任重大、如此艰巨而又不凡的工作，显得异常激动。他闭上眼睛，略略镇静一下：“这辈子我把这件宝贝磨出来就心满意足了！我答应过他的，答应过他的……”

“您说孔勒弄？您认识他？”

“这话说来就长了。”老人终于睁开眼睛，“现在你别问。”

他终于平静下来，坐到他的手工机床前，极其小心地一脚一脚地蹬动那古老的磨床，作坊里响着轻柔的沙沙声。他磨磨，停停，看看；开始，乌黑的表皮磨去了，露出白色的质地，随着沙轮的转动，质地由粗变细，但始终看不见绿色，陈志心里有点嘀咕，偷眼看老头面不改色，那眼睛似乎盯住了一件东西只小心地琢磨着，不时用刷子蘸点水洒上，那灰色的石浆随着沙轮的转动，四处飞溅，溅得他一脸，但他全然不顾，只知小心地琢磨，浇水，

再琢磨。慢慢地，隐隐露出了一片浅绿。此时，老头脚下越发小心了，踩上几脚便要停下来用湿布擦去表面的灰浆，仔细审视一番，换换打磨的面，又继续非常谨慎地磨起来。那额上的汗水一粒粒从小到大，颊上的肌肉不时地抽搐，顺着他紧张的目光看去，一片翠绿的叶子，菩提树的叶子，变戏法般在他的手下出现了：那长长的叶柄，那尖尖的叶梢，那么鲜活，那么自然，毫无手工雕琢的痕迹，就像一片刚摘下的叶子就那么平贴在磨平的石面上。

老头用湿抹布擦去灰色的石浆，那叶子越发的鲜嫩夺目了。

“快看这叶脉！”老头激动得有点哆嗦，“一条条，比叶片的颜色略深一点。奇就奇在是天生的。我一辈子加工过不少玉石，少说也有一百驮！也磨出过不少像旱季的江水那么绿的翡翠手镯、戒面、耳坠、簪子，却从来没见过这天生的菩提叶片。啧啧！不知要值多少钱！”

陈立志的心也跳起来。他原以为那景颇汉子给他的石头顶多无非打磨出一双质量好点的玉镯也就满意了。他可以把它送给他的罕香。没料到眼前出现的东西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他真想让老头把另一面也很快磨出来。他看看手表，光磨出一面就已三个多小时！

“那一面……”他试探着问。

“我这就磨。”老头兴致勃勃地把另一面翻转来，正欲蹬动磨床。又似有所发现，停下来把它凑近屋外投入的一线阳光，转过来倒过去看了一阵后突然叫了一声：“还有东西。不得了！不得了！你这宝贝不得了！”说罢，自个儿便哆嗦起来，嘴里嘟嘟囔囔地不知说着些什么，换了个磨具，愈加小心地在磨床上一脚一脚地打磨起来。那砂轮旋转着，准确无误地把无用的石头一点点去掉，叶片的另一面又逐渐显现出来。但是奇怪的是，在叶片右上边，老头留下了拇指大一块石头之后停了下来。

“那东西就在这里面。”老头长长地吁了口气，似要先平静一下

自己，他终于取下夹在耳朵上的香烟点着，这时他的老伴端上饭菜，他一挥手：“把酒留下，饭菜先拿走。”他一口接一口地猛抽着烟。香烟迅速地短了，眼看烧到嘴唇时，他扔了，同时端起两杯酒，递一杯给陈志：

“兄弟，真正的手艺人不图钱的。今天你这宝贝我要给你磨成了，不要你一个盾^①，把你的东西弄坏了，我愧活在世上，我为它死！”

说完，老头顺手理起一把工具刀在自己的手臂上划了一下，还没等陈志反应过来，鲜红的血已滴到两杯酒里。

“干！”老人一仰脖喝下去。也不管陈志是否喝掉，转身换了个更小的沙轮又开始小心翼翼地琢磨起来，旁若无人。仿佛这酒他喝了，便是对天表明了心迹，便是明了志，发了誓。这叫陈志想起他刚到云南时游西山龙门听到的一个民间故事：一个石匠花了数十年的心血，一斧一凿地在西山绝壁上开出了一条石头栈道，雕琢了石室、神祇，整个工程之艰辛而又完美无缺使人惊叹不已！石匠也为之欣慰。可就在他雕琢最后一个神祇——魁星时，不小心把魁星手中的那支笔弄断了，这宏大无瑕的艺术品于是有了缺陷，石匠数十年含辛茹苦，一丝不苟地追求的艺术上的完美完蛋了！他接受不了这数十年无误的劳动之后出现的失误，一纵身跳下了万丈悬崖，以身殉艺。

陈志原以为这只是个传说，没料到它成了眼前的现实。他不禁对眼前这老玉石匠肃然起敬了。他完全相信他的歃血明志，相信他的话。相信他不是为钱而是为了他所追求的艺术的完美与无瑕，因此也就相信如果这一片薄薄的翡翠叶子一旦失手作玉碎，则老玉石匠亦不会瓦存。陈志端起酒杯也一饮而尽，放下酒杯他眼睛都不敢眨，直盯住老头的双手，比老玉石匠还要紧张。

① 缅甸单位。